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那倒不敢當，大家都射中了目標，最多可以評個平手，卻不能硬說我輸……」

駱仲和臉色一沉道：「金大俠！優劣已見，勝負分明，駱家雖不在武林立足，這不至於賴皮到那種程度，大俠連勝兩場，志得意滿，何必還在口齒上不留人餘地呢？」

呂子奇也感到十分奇怪，金蒲孤並不是個驕狂的人，何以此刻的態度一反常態呢？可是金蒲孤僅淡淡一笑道：在下生性孤傲，更爲了師門窗譽，遇爭不願落人後！」

駱洛仙連忙道：「你已經勝了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可是今天我也不想勝！」

駱洛仙臉色一變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金蒲孤朝駱仲和看了一眼道：「在下進入府上之後，即有一個預感，這個勝場的後果並不好受！」

駱洛仙怔了一怔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怎麼說？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在下若是勝了，對小姐來說也許頗爲高興，對令尊來說，卻增加了他的不少困難！」

駱洛仙莫名其妙地向駱仲和道：「爹！他的話您懂嗎？」

駱仲和臉色微變道：「我不懂！」

金蒲孤輕輕一笑道：「駱先生與今媛之間作了什麼的約定，在下都猜到了。你們會不懂？」

駱洛仙臉一紅，低聲問道：金大俠！你真的猜到了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不錯！我不但猜到了，而且絕對正確，祇是令尊對這件事另有打算！」

駱洛仙怔了一怔，才遲遲疑疑地道：「爹！您……」

駱仲和連忙道：「胡說！我怎麼會呢，我若是不同意，根本不會讓他進門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進門之後，駱先生與在下經過一番談話，才發現我們的志趣大有差異，至少不會是先生理想的東床之選？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都爲之一震，呂子奇與李青霞則是震驚于金蒲孤何以會說出這種冒昧的話，駱氏父女與他們門下的一批家人則各有不同的表情。

空氣一時變得十分緊張，良久之後，駱仲和才訕然一笑道：「金大俠的話太玄了，敝人簡直聽不懂……」

「金大俠果然不愧爲人中英雄，在這短短會晤之間，居然將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，高明！高明……」

駱洛仙急了道：「爹！您答應我的事不能後悔！」

金田一耕助發覺我臉上有異樣，隨即笑笑他說：「原來連你也懷疑這件事，但是你爲什麼沒把它說出來呢？」

「爲什麼要說？我有什麼資格說呢？」

我終於開口說話了，祇覺喉嚨刺痛，口乾舌燥的。

「當時有醫生在場，他都沒有說什麼，像這種外行人。有什麼資格說話呢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你這樣說也對。祇是，辰彌，在這兒我不得不先警告你，今後祇要你認爲有不對勁的事，最好立刻說出來，這樣對你比較有利，不然以後事情會變成怎樣，我就不敢保證了。」

「金田先生，你的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自從你回來村子後，村民們都用有色的眼光看你，他們全部認爲往後一定會有事情發生。實際上，這祇是迷信，但是就因爲迷信才更加恐怖，因爲無法用一般的道理跟他們解釋。祇是不論丑松或是你哥哥，他們死的時候都是在和你見面時發生的，所以村民們的迷信會愈來愈根深蒂固，請你務必小心。」

我頓時陷入灰暗、恐懼之中，好像有一條看不見的黑線，將我重重捆綁，愈來愈緊，我的心就像鉛塊一樣沉重。

這時金田一耕助笑著說。

「啊，真是太夫禮了，第一次見面就跟你說這些怪異的事，你一定覺得很不舒服吧！請原諒我多事。至於你對你哥哥的死因感到疑惑，可以請你說明嗎？如果你以主觀的角度來述說，可能會造成偵辦時的偏差，所以請你客觀地敘述當時的情形好嗎？」

我照著他的問題一一回答哥哥去世當天的情形，金田一耕助不時的插進來，刺激我的記憶，最後，我總算把話說完了。「你將久彌臨死那天的情形和丑松死的時候互相比較，是不是覺得很雷同呢？」

我臉色沉重的點點頭，金田一耕助沉默地思考了一下。最後他一邊盯著我看一邊說：「辰彌先生，我認爲這件事不會就此結束，因爲整個村子都被謠言弄得風聲鶴唳，而且你也對這件事感到疑惑。當然，這件事最後一定會傳到警察那裡。」

金田一耕助說完後，試探性地看著我。

金田一耕助的預言沒有錯，三天後N的警察局和岡山的警察總局都派來許多人，將哥哥的墳墓重新挖開，當場由隸屬縣警察局的醫師N博士解剖屍體，村子裡的醫師新居修平協助解剖工作。解剖的結果在兩天後發表了，警方判斷哥哥的死因是中毒死亡，而且和外丑松中的毒是同類。就這樣，八墓村開始逐漸陷入無形的黑色妖氣所籠罩的漩渦之中……

我的恐懼感日漸加深，整個人被這種感覺圍繞、煎熬著，日子過得十分痛苦。我知道我有許多事必須去做，祇是不曉得該從哪裡著手。最後我決定先把所有的事情好好研究分析一下。第一點，外丑松和哥哥久彌是他殺的，可是這和我回八墓村有什麼關係呢？難道是因爲我要回來，或是因爲我有可能回來才發生的嗎？」

(四十)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指著那人，語調肯定：「我可以斷定，建文帝的靈魂，曾進入他的腦部，而且由於我的下掌摑引起的震蕩，又使靈魂離開！」

齊白呆了一呆：「那麼他自己呢？難道他自己本來沒有靈魂？」

我道：「靈魂是思想和記憶，一個先天性的白癡，會有什麼記憶和思想？」

齊白駭然：「你是說，一個白癡，受了建文帝靈魂的侵襲，所以自認是建文帝？」

我點頭：「所以，他一直自以爲自己是真正的歷史人物，他的軀體，和一個機械人差不多，你輸入什麼資料，他就是什麼人，他正是自以爲是建文帝之後，才找到這個隱秘所在，這本來就是他隱居的地方，他有這個記憶，要找這裡，自然不是難事。」

齊白聽得呆了半晌，又狠狠地打量了那人一會，才忽然說出了一個十分有用的意見來：「如果是這樣，那麼，他來的時候，身上一定不會有帝王的服飾。思想不能變出實際的東西來，我們可以在那巨宅中好好找一找，把他原來的服飾找出來，那麼，對瞭解他的來歷，會大有幫助！」

我用力在他肩上一拍：「好主意！在那巨宅之中，換下來的衣服，放在何處？」

齊白側頭想了一想：「自然有專管衣服的太監收起來。現在當然沒有太監了……他……最可能換在澡房，我知道澡房在哪裡！」

我心中十分興奮，帶著那人，又向古宅中走去。

那人十分順從，他連判別方向的能力都沒有，在需要轉彎的時候，如果不是帶著他，他雖然不至於會擲上去，但一定站在轉角處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看到了這種情形，齊白也原諒了我：「唉，看這種情形，他……不是由於你的一掌而變成這樣子的！」

我沒好氣：「我的掌之力，若是運足了，確可以使人變成這樣，你要不要試一試？」齊白臉上變色：「開什麼玩笑！」但他隨即又歎了一聲：「他現在這樣，人家看覺得可憐，但是他自己未必痛苦，比起他做皇帝時候來，我看要快樂得多！」

我聽得齊白這樣講，也不禁大是感歎：「做皇帝還不如白癡，真的，我看他……至少不會自殺！」

我們一面說，一面向前走，齊白來過兩次，已經十分熟悉了，先找到了寢室，再在寢室旁邊，找到澡房，有一股活泉，流入一個水池中，水十分清澈，一進來，就看到一個角落中，堆著一件衣服。齊白搶過了一步，把那件衣服提起來，我和他都不由自主，發出了「啊」地一聲。

毫無疑問，這件白袍，是醫院的病人服裝，而且更可以肯定不是普通的醫院所用的，因爲在衣服的背部，有著一行號碼：「A三二七四」。那是病人的編號，病人而要有編號，自然不是普通病院，不是精神病院，便是專收留智力有問題的人那種。

(七十八)



聽瑪俐這麼一說，崔幼晴的眼睛霎時發亮！

「宇堂不是跟他同學合租嗎？他們會讓一個女生住進去嗎？」

「拜託！妳是花，他們是草，他們歡迎妳這朵漂亮的花都來不及了，怎麼可能會拒絕妳。」

「我要是花也是喇叭花。房租一個月到底多少？」錢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「一萬五。那是頂樓加蓋的公寓，所以房東便宜租給他們，睡套房的兩個付六千，另外一個付五千，而宇堂住的房間最小，祇要四千。」

「四千，太棒了！」

「當然棒，大台北地區根本找不到這麼便宜又好的房子。」

「瑪俐，我什麼時候可以去看房子？我總得看看環境適不適合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馬上就可以成全妳和俞宇堂了。」

她要擔心的不是其他兩位房客接不接受她，萬一他們根本不歡迎她，她就不高興得太早了。

「現在就可以呀。」

「現在？都已經九點了，會不會太晚了？」

「明天是週末，有什麼關係，我本來就打算和妳喝完這一攤，就讓宇堂來找我。」

「急急風的曾瑪俐馬上就拿起電話。」

「等等！你不是說他很忙嗎？」

俞宇堂是銀行的理財專員，常常半夜還在公司看美股開盤。

「再忙也得休息約會的。」那口氣之甜蜜，真是羨煞沒有男友的崔幼晴。

曾瑪俐和俞宇堂在大學時認識，進而相戀：兩人的感情很穩定，連當兵都沒有讓兵變這種慘事發生。

曾瑪俐撥了電話過去，俞宇堂二話不說就要來載她們過去。

「看來，俞宇堂很急著要搬來妳這嘛，恨不得現在就將我掃地出門。」崔幼晴故意揶揄曾瑪俐。

「哪有啦！妳少沒良心了，我和宇

堂是這種人嗎？」曾瑪俐難得臉紅了。

自從從幼晴借住曾瑪俐的套房後，俞宇堂這個大男人是有苦難言。不但少了個親熱的地方，曾瑪俐的時間還常常被崔幼晴給霸佔，現在一聽崔幼晴要找房子，他自然二話不說就飛車過來了。

半個小時後，崔幼晴和曾瑪俐坐上俞宇堂的轎車直奔新店。新店的夜，夾帶著濕濕的河水味。這裡是遠離熱門觀光景點的小山坡，面對著燈火通明的碧潭河岸，視野非常的遼闊，讓一下車的崔幼晴忍不住讚歎。

「這裡好漂亮。」

她深深呼吸一口屬於夏日的味道。

「我就知道妳會喜歡。不過……」

曾瑪俐下巴比了比這棟五層樓的舊式公寓。「房子是頂樓加蓋，妳天天要爬六層樓的高度，可別怪我沒事先提醒妳。」

「妳忘了我是爬大山的？這點樓梯算什麼！」崔幼晴哼了一聲，顯示她的能耐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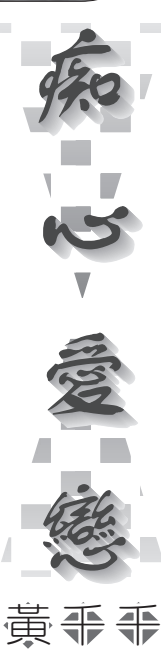
俞宇堂牽著曾瑪俐的小手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「晴晴也喜歡爬山？那太好了，阿虎以前是登山社的社長，妳和他一定合得來。」

「阿虎是誰？」崔幼晴跟在他身後問。

「我的室友。大學時我們三人就是因爲在校外租房子而認識，等下妳就會見到他了。」

「從大學到現在？那你們的感情一定很好。」崔幼晴說。「當然！我們是宇宙無敵超級帥的三劍客。」

(十)



黃垂垂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華刺史然後將那三張錦箋放在一個大花瓶內，向他三人問道：「三位年齒孰長？長者請先開一題。」

蔣青巖聞言，便向張澄江、顧麗仙拱手道：「小弟告偈了。」說罷，伸手向瓶中取出一張錦箋來，箋上寫著：「題西子採蓮圖」，得「子」字，要五言古詩一首。蔣青巖尚未看完，祇聽得琵琶響，一個書僮捧了文房四寶，立在蔣青巖身邊。蔣青巖喜孜孜提起筆來，揮如夙構，一揮而就，呈到華刺史面前道：「草草完命，幸賜塗抹。」

華刺史連忙雙手接過，細細觀看。那詩道：

昔日有佳人，芳名號西子。
清晨自浣紗，暮作採蓮女。
游魚各驚散，鴛鴦復高舉。
同伴愧不如，持花謬相比。
花實本亭亭，斯人妙容止。
莫采並頭花，雙雙照溪水。

華刺史看了一遍，擊節連聲，稱讚不已，隨即收入袖中。聽那琵琶，才彈得半曲，華刺史一發敬服。那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在簾內觀見，十分駭然，祇有柔玉小姐是見過的，雖不驚訝，卻也暗暗歡喜。第二是張澄江，向瓶中取出一箋，展開看時，上寫著「題天台採藥圖」，得「來」字，要七言短歌一章，擬柏梁台體。這裡剛剛看完題目，那簾內的琵琶再響，張澄江也不思索，信筆揮成，聽簾內的琵琶正彈得熱鬧哩。張澄江雙手將詩送到華刺史面前，華刺史恭恭敬敬，接到手中，高聲朗誦道：

劉生阮生本仙才，春風采藥游天台；
路迷忽見桃花開，洞口仙人帶笑來；
雲錦衣裳芙蓉艷，問君何日離塵埃；
織纖手酌黃金盞，勸君痛飲休徘徊。
時來七世人相猜，舊時城郭半蒿萊；
胡麻一飯真奇哉，何不學仙空沆埋。

華刺史看罷，高聲讚道：「秀逸高古，允稱絕調，老夫何幸，得遇仙才！」說罷，輪到顧麗仙，起身向瓶中取出那一張箋紙來，捏在手中，讓那琵琶彈完了，方才看題。那題是「題子卿歸漢圖」，要五言絕句四首，即用「子卿歸漢」四字爲韻。那簾內的琵琶聲，早已相催。這顧麗仙不慌不忙，一首一首，寫得風行雷動，頃刻間四詩揮就，也送到華刺史面前，華刺史起身接住。此時三位小姐及華夫人，與那些內外大小男女，知與不知，見他三人下筆如此神速，無不暗暗喝采。那韓香反受他三人的捉迫，一時指法俱亂。這華刺史也被他三人驚倒。

(二十八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